

經部

禮記述註卷九

安溪　李光坡　撰

禮運第九

疏曰鄭云名曰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

易陰陽轉旋之道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盖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

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集說曰蜡禮詳見郊特牲篇孔子在魯與為魯國蜡祭之賔畢事而遊息於觀上觀門闕也兩觀在門之兩旁懸國家典章之言於上以示人也喟然歎聲也所以歎魯者或祭事之失禮或因睹舊章而思古也言偃孔子弟子子游也問所以歎之故夫子言我思古昔大道之行於天下與夫三代英賢所以得時行道之盛我今雖未得及見而有志於其所為也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集說曰天下為公言不以天下之大私其子孫而與天下之賢聖公共之如堯授舜舜授禹但有賢能可

選即授之矣當時之人所講習者誠信所脩為者和睦是以親其親以及人之親子其子以及人之子使老者壯者幼者各得其所困窮之民無不有以養之男則各有士農工商之職分女則得歸於良奥之家貨財生民所資若不以時収貯則物壞世窮無所資用故各収實而藏之是惡棄地耳非是藏為已有之者便與也為事用力不憚劬勞者正是惡於相欺惜力不出於身耳非是欲自營贍也風俗如此是以姦

邪之謀閉塞而不興有乏輒與則盜竊焉施有能必位則亂賊何起外户扉從外闔也但為風塵入寢故設扉耳無所捍拒故從外掩也　坡謂勿論堯舜氣象三代視之有大同小康之别即當身目驗所見故老遺俗渾樸摯心即有此等大同意思以視後生流習便别且句句實理休養漸摩可以馴致非荒忽不可幾者宋元儒隨聲為老氏意真不解也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已

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

集說曰為家以天下傳子也大人天子諸侯也父子曰世兄弟曰及　坡謂至此為一段言風俗之不若古也

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

集說曰紀綱紀也制度車旗宮室衣服飲食賢猶崇重也以勇知為賢也　坡謂至此為一段惟各親其

親子其子故宜正之篤之睦之和之惟貨為己故宜設其制度立其田里惟力為己故宜賢其勇知功其為己為己能脩其本分者故以為功也疏云緣此諸事有失故並用禮義為此以下諸事之紀是也

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坡謂此承首段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並有爭心故奸謀作而兵戈起

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

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為殃是謂小康

疏曰由用也此謂禮義也言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用此禮義教化其為三王中之英選也此聖賢六人皆謹慎於禮以行下五事著其義以下皆謹禮之事也若為君而不謹禮行此五事雖在富貴埶位而衆必以為禍惡共以罪黜退之　坡謂此承次段言禮義為紀惟三王能盡其道也著明也考成也刑則也刑

仁以仁為則也五者之序畧如敬信節愛義近於敬信即信也著有過節也刑仁講讓愛也示民有常所謂如四時如金石者此三王之所以為三王也後世或名至而實不然或始勤而終怠化安能久道民安能成俗哉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

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註曰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度於鬼神以制禮下教令也既又祀之盡其敬也教民嚴上也鬼者精魂所歸神者引物而出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也

熊氏曰言偃因在勢者去而歎言禮之所係甚急如此孔子言禮之重不但係勢之存亡且關人之生死益見禮之急也天道者自然之理聖人奉承之言

禮之所本也治人之情言禮之所用也引詩以明失死之意本於天三句正是承天道達於喪祭句正是治人情以禮示之即承天道以治人也可得而正則有得而無失矣　坡謂本於天三句註解至矣葢殽於地下文曰列地利曰極百貨從無法其高下之意而列於鬼神下文自天地之後次祖廟山川五祀不別言鬼神則三者即是亦無取屈伸往來之意然而高下屈伸之義亦未嘗不包含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註曰杞夏之後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宋殷之後得殷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　疏曰之適也夏之四時之書殷之坤乾之說並載前王損益陰陽盛衰故觀此二書以知其上代也　坡謂

註疏是矣蓋曰夏時者以時紀事備載一代損益盛衰如春秋然至秦漢時此書又失故註曰其存者有小正非即以小正盡夏時也坤乾者以陰陽紀事如洪範然亦非盡於歸藏也然夫子既見其一代損益盛衰之故而猶歎不足者亦如今周禮雖存但冢宰治邦國之六典治都鄙之八則先儒云當別有篇卷今僅有其目而無其書如此之類故曰不足耳非全無也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註曰言其物雖質畧有齋敬之心則可以薦羞於鬼神鬼神享德不享味也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汙尊鑿地為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為凷聲之誤也凷塩也謂摶土為桴也土鼓築土為鼓也 疏曰從此以下至禮之大成皆是二書所見之事燔黍洮淅黍米加燒石上以燔之捭

豚擘析豚肉加燒石上孰之桴鼓楇也土鼓盖築地以當鼓節　坡謂疏解至矣此言禮之初至禮之成或原或委夫子非鑿空構造必有所本而文承夏殷之後我觀周道之前非得之二書而何夫子語取有徵如曾子問必稱聞諸老聃是也不然幾何不為臆說而無明証乎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

南鄉皆從其初

集說曰所以升屋者以魂氣之在上也臯者引聲之言其死者之名也欲招此魂令其復合體魄如是而不生乃行死事飯腥者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以生稻米為含也苴孰者用中古火化之利包裹孰肉為遣送之奠也天望地藏謂始死望天而招魂體魄則葬藏於地也所以然者以體魄則降而下知氣則升而上也死者之頭向北生者之居向南及以上送死

諸事非後世創為之皆是從古初所有之禮也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

集說曰營窟者營累其土以為窟穴也地高則穴於地中地卑則於地上累土為窟也橧巢者橧聚薪柴以為巢居也茹啜也茹其毛者以未有火化故去毛不能盡而並食之也

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集說曰范字皆從竹韻註云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木曰模以竹曰范皆鑄器之式也范金為形範以鑄金器也合土和合泥土為陶器也裹而燒之曰炮加於火上曰燔煮於鑊曰亨貫串而置之火上曰炙酪醋也治湅染之類也此以上諸事皆火之利　坡謂

養生承宮室節送死承及其死也節以事鬼神上帝承始諸飲食節朔亦初也言火利既脩則生得其情死盡其常郊格而廟享矣然原其始則此三者古初本有其意後聖從其初意而修之耳夫一則曰從初再則曰從朔皆言禮本於情理之極何嘗以為忠信之薄如老氏乎諸儒過矣

故玄酒在堂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

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集說曰太古無酒用水行禮後王重古故尊之名為玄酒祭則設於室內而近北也醴猶體也酒之一宿者謂之醴齊醆即盎齊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也此二者以後世所為賤之陳列雖在室內而稍南近戶故云醴醆在戶也粢醍即醍齊酒成而紅赤色也以卑之列於堂澄即沈齊成而滓沈也酒謂三

酒事酒昔酒清酒又畢陳在堂下此五者各以等降設之琴瑟在堂而登歌管磬鐘鼓者堂下之樂祝為主人告神之辭嘏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上神天神也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别嫌也是正君臣之義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是篤父子也睦兄弟者主人獻長兄弟及衆兄弟之禮齊上下者獻與餕各有次序無遺缺也夫婦有所者君在阼夫人在房及致爵之類也行禮得所如此神格鬼享豈不

承上天之福祜乎　坡謂節首故字承事鬼神上帝而言盖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而養生送死之道該之矣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毛血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集說曰周禮祝號有六一神號二鬼號三祇號四牲號五齍號六幣號作其祝號者造為鬼神及牲玉美號之辭神號如昊天上帝鬼號如皇祖伯某祇號若后土地祇牲號若一元大武齍號若稷曰明粢幣號若幣曰量幣祝史稱之以告鬼神也玄酒以祭謂朝事時設此玄酒於五齊之上此重古設之其實不用以祭薦其血毛亦朝踐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於室腥其俎亦朝踐時既殺牲以俎盛肉薦於尸前此三

者用上古也骰骨體也孰為以湯爓之不全孰次於腥而薦之堂越席蒲席也疏布麄布也羃覆尊也周禮越席疏布是祭天之物此則宗廟用之疏云雜陳夏殷禮則上所云得之夏時坤乾二書信矣澣帛謂祭服練帛染而為之醴醆以獻者朝踐時獻用醴饋食時獻用醆薦其燔炙者謂燔肉炙肝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則此君薦之用炙夫人用燔也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

獻第四夫人獻故云君與夫人交獻也此以上至孰其殽是法中古之禮皆所以嘉善於死者之䰟魄而求以契合於冥漠之中也然後退而合亨謂先薦爓未是熟物今乃退取鼎爓肉更合而烹煮之使熟而可食也又尸俎惟載右體其餘不載者及左體等亦於鑊中烹煮之故云合亨也體其犬豕牛羊者烹熟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為衆俎用供尸及侍賓客兄弟等也此是祭末饗燕之衆俎非尸前之正俎也簋內

圓而外方盛稻粱之器簋外圓而內方盛黍稷之器籩豆形制同竹曰籩木曰豆鉶如鼎而小盛和羹之器也祝嘏說見前孝事祖宗之道也慈愛子孫之道也合亨以下當世之禮也祥猶善也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集說曰幽厲之前周道已微其大壞則在幽厲也魯

周公之國夫子嘗言其可一變至道則舍魯何往哉然魯之郊禘則非禮矣禹為三代之盛王故杞得以郊契為殷之始祖故宋得以郊惟此二國可世守天子之事以事其祖周公雖聖人臣也成王之賜固非伯禽之受尤非周公制禮作樂為萬世不易之典而子孫若此是周公之教因子孫之僭禮而衰矣天地社稷之祭君臣之分凛不可踰曾謂人臣而可僭天子之禮哉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疏曰是謂大假論其善也所以論其善者將欲論其惡故也　集說曰祭禮祝於始嘏於終禮之成也常古常事古法也自祝至嘏中間禮節一遵常古内盡於己而外順於道是謂大福嘏矣假亦當作嘏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非幽國

集說曰祝嘏辭說禮之文也無文不行周禮大宗伯掌詔六號重其事耳衰世君臣慢禮惟宗祝巫史習

而記之故謂幽昏之國言其昧於禮無以昭明政治也 坡謂自此至君臣為謔所謂幽厲傷之也

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集說曰醆夏爵斝殷爵尸君君之尸也杞宋二王之後得用以獻尸其餘列國惟用時王之器今國君皆用醆斝以及於尸君非禮也是借上之君耳

冕弁兵草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集說曰冕祭服之冠弁皮弁也大夫稱家大夫以朝

廷之尊服國家之武衛而藏於私家可見其強橫則此國君者乃見脅於強臣之君也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集說曰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具官是僭擬也祭器惟公孤以上得全備周禮四命受器大夫無田禄者不設祭器以其可假也有田禄者祭器亦不得全具須有所假不假亦僭擬也周禮大夫有判縣之樂而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得用樂

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惟君賜乃有之聲樂皆具

亦僭擬也尊卑無等非亂國而何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集說曰臣者對君之稱僕者服役之名仕於大夫者自稱曰僕則益賤矣人臣有三年之喪或新昏則一期之內君不使之所以體人情也就二者而論喪又

重於昏也今乃不居喪於家而以衰裳入朝是視君之朝如己之家矣是君與其臣共此國也就卿大夫而言僕又其臣也今卿大夫乃與其家之僕雜居齊列無貴賤之分亦是君與臣共此國也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註曰言今不然也　集說曰王之子弟有功德者封為諸侯其餘則分以畿内之田諸侯子孫命為卿大

夫其有功德者亦賜采地所謂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也大夫位卑不當割采地以與子孫但養之以采地之禄耳此先王之制度在上者不得私與在下者不得越分也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

集説曰廟尊於朝故天子舍之以禮籍入謂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也天子雖尊舍人宗廟猶有敬焉

自拱敕也不如此則是壞法度亂紀綱矣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

集說曰諸侯於其臣有問疾弔喪之禮非此而往是戲謔也敗禮之禍恒必由之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註曰柄所操以治事　玻謂自幽國至為謔有涉於嫌疑者以禮別之有微而難辨者以禮章之於以儐

禮鬼神則無郊禘非禮祝嘏易常之患以考正制度則無幽國僭君之等以別仁義則愛所當愛斷所當斷而有各當其禮之用五者皆政之所在而君所係以安危者禮以別明儐攷則政治而君安矣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註曰又為言政失君危之禍敗也肅駿也疵病也

疏曰臣既倍竊愚君無奈此何惟知暴怒急行刑罰故云刑肅　集說曰倍違上行私也或亦倍而去之之謂小臣竊所謂盜臣也俗敝人無廉恥風俗敝敗也治國無禮故至於刑肅而俗敝恣已用刑遂廢常法法廢而禮無上下之列矣宜乎士不修職民心離判也豈非疵病之國乎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

註曰於此又遂為之言政也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

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

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

註曰降下也殽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

命降於社之謂殽地

註曰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　疏曰地有五土生物不同人君法地亦養物不一也

降於祖廟之謂仁義

註曰謂教令由祖下者　坡謂郊特牲所云春禘秋甞春享孤子秋享耆老祭統所云於禘發爵賜服於甞發秋政如此之類凡自祖廟出者皆仁義之政也

降於山川之謂興作

註曰謂政令由山川下者也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共國事

降於五祀之謂祭度

註曰謂政令由五祀下者　坡謂如月令是也春時祀戸則有春時應行制度故五祀言制度

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註曰政之行如此何用城郭溝池之為　坡謂自殽以降命而下所謂法有常而禮有列者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

疏曰並謂比方鬼神則祖廟山川五祀也　坡謂上節言政之出於天地鬼神其法有常此則正言聖人

治政之道也參之並之無他亦曰知其情而已詳見下文

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

坡謂天序天秩其所存也惇之庸之處其所存也此禮之所以序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此民之所以治也自此以至終篇皆此意也

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熊氏曰天生四時地生百物父生之師教之此四者各不能相兼惟人君正身修德則天地父師之事皆為聖人用而禮序民治矣此見君者必正身立於無過之地而與天地合德鬼神合吉凶以為治政之本也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

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疏曰人皆知禮上下分定君有危難皆欲救之皆貪愛其以義而死患其不義而生　坡謂君者所明數句猶孟子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之意正所以鞭迫人君當心於無過之地則足以治政而安身明開明也言所以開明人非開明於人也下則君以自治蓋既開明自

然取法於君理自相通以一字而易三字無為也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集說曰言人君用人當取其所長舍其所短蓋中人之才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猶棄也有知謀者易流於欺詐故用人之知當棄其詐而不責也有剛勇者易至於猛暴故用人之勇當棄其猛暴之過也　朱子曰仁止是愛愛而無義以制之便事事都愛所以

貪也故用人之仁當棄其貪之失也　坡謂此推言
人君立於無過至用人則棄短取長故人得以自治
自安自顯也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集說曰大夫死宗廟言衛君之宗廟而致死也然巳
之宗廟亦在本國不棄君之宗廟即是不棄巳之宗
廟也變讀為辨辨猶正也一說其死有分辨非可以
無死而死也　坡謂此推言居上者之死義以見人

莫不皆愛其死而患其生也自君者所明至此皆安

君之事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

疏曰說文云耐者鬚也古者犯罪髠鬚謂之耐罪以

不虧其體猶堪其事故謂之耐故古之能字皆作耐

字非意之也者言非以意測度謀慮而已　坡謂自

此以至終篇推本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所以可志

而逮之理

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

註曰辟開也 坡謂此情自天地鬼神得者辟於其義是處其所存也明於其利達於其患是玩其所樂也下文推詳之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恵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慈讓去

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問愛與欲何别朱子曰愛是汎愛那物欲則有意於必得　熊氏曰此即三千三百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以此治人是貫於義之中而興利息患之要也

坡謂此推明禮之所以治政而為君之大柄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

集說曰人心雖有七情總而言之止是欲惡二者故

曰大端　疏謂自始諸飲食以至於修火之利自夫婦有所以至於上神先祖其閒於夏時坤乾二書者括之以飲食男女所謂天道在此人情在此而得失死生之理決矣自此至被色而生皆詳知情之事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疏曰禮所以知人心者有事於中心貌必見於外若七情美善則舉動無不合禮七情違辟則動作皆失

其法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坡謂此推本情之得於天地鬼神也天地之德以性言陰陽之交以精言鬼神之會以神言五行之秀氣以氣言也言神氣在精後者所謂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

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家元兄曰日星從天而屬陽四時日星之所經也山川從地而屬陰五行山川之所主也然五行之氣實上播乎四時之間如雷風雲雨霜露之感遇聚散無非山川所欝五行之精地所載之神氣然皆應天之時與之同流故天雖有春夏秋冬之四時而所以生化萬物者亦不離乎風雨霜露而已夫五行播於四時是天地陰陽之和合也和合故月生焉陰精陽氣

會於太虛而成象生之謂也古今說者皆謂月在天日星之下而居地之上其去地也最近是月在天地之中而所以調和斟酌乎陰陽者故曰月以為量也其盈也三五以受陽之施其闕也三五以毓陰之孕坡謂上言人得四者之全此則貫而一之推明理氣交會生人生物之全體大用以見人得秀最靈之實也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

集說曰動運也竭盡也終也本者始也五行之運於四時迭相終而還相始終則有始如環無端也冬終竭而春始来則春為夏之本春竭而夏来則夏又為秋之本已往者為見在者所竭見在者為方来者所本五行四時十二月莫不皆然也　坡謂鄭子太叔曰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

集說曰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陽聲黄鐘子太簇

寅姑洗辰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也陰聲謂之六呂大吕丑應鐘亥南吕酉林鐘未仲吕巳夾鐘卯也律法也又云述也吕助也言助陽宣氣也總而言之皆可稱律故月令十二月皆稱律也長短之數各有損益又有娶妻生子之例長短損益者如黄鐘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故下生林鐘長六寸也上生者三分益一如林鐘長六寸上生太蔟長八寸也上下之生五下六上蓋自林鐘未至應鐘亥皆在子午以東

故謂之下生自太吕丑至㽔賓午皆在子午以西故謂之上生子午皆屬上生當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黄鐘為諸律之首故不數也律娶妻而吕生子者如黄鐘九以林鐘六為妻太簇九以南吕六為妻隔八而生子則林鐘生太簇夷則生夾鐘之類也各依此推之可見還相為宫者宫為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為主自黄鐘始當其為宫五聲皆備黄鐘第一宫下生林鐘為徵上生太簇為商下生南吕為羽上生姑

洗為角餘倣此林鐘第二宫太簇三南吕四姑洗五應鐘六蕤賓七大吕八夷則九夾鐘十無射十一仲吕十二也此非十二月之次序乃律吕相生之次序也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

集説曰酸苦辛鹹加滑與甘是五味六和也十二月十二月之所食也還相為質者如春三月以酸為質夏三月以苦以質而六和皆相為用也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

集説曰五色青赤黄白黒也并天玄為六章十二月之衣如月令春衣青夏衣朱之類還相為質謂畫繪之事主其時之一色而餘色間雜也　坡謂五行氣之本也聲於氣最精味次之葢聲臭皆有氣無形也色則章矣故先五行次聲次味次色也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疏曰王肅云人於天地之間如五藏之有心矣人乃生之最靈其心五藏之最聖也　邵子曰夫人也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靈於萬物不亦宜乎　坡謂言心則萬物不過天地之四支百骸耳言端則萬物不過五行之支流餘裔耳此明人全得天地之理以為性也有味物有聲物有色物且食味而不能兼五味能聲而不能別五聲能色而不能被五色惟人也食五味別五聲

被五色與生俱生是全得天地之氣以為形也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此飲食男女所以為大欲而不可無以正之也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鬼

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奥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

註曰天地以至於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矣　坡謂此推明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之詳也以天地爲本者順帝則奉無私舉者不遺一物也以陰陽爲端者仁義時措温肅以類聖

人之情灼然明信故可睹也此二者聖人内心之事也四時為柄日星為紀月以為量吕氏月令其事類也藝業也功之有就者鬼神以為徒即前章敎地以下諸事降命有常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為質者即下用水火金木必時令歳周而来歳始故可復也考成也凡言事者皆脩十義講信脩睦之事也人以為奥者治人情如治田不使邪僻害性則人皆有宿道向方之所如室之有奥也由用也飲食有由善哉禮始

於飲食其效至於飲食有由盖四靈出世則鳥獸魚

鱉咸若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可無憾成效之

極何以加玆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

淰鳳以為畜故鳥不獝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故

人情不失

集說曰鮪魚之大者故特言之淰羣隊驚散之貌獝

驚飛也狘驚走也龜能前知人有所決以知可否故

不失其情之正也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疏曰上既言龜知人情故此言卜筮所造置之事秉蓍龜者有大事執蓍龜而問吉凶也自列祭祀至禮有序皆秉蓍龜事也列祭祀謂郊廟已下皆用卜筮也宣揚也祝嘏有舊辭更宣揚告神也　坡謂此申人情不失之意祭有升禋有瘞埋止言瘞繒疑有脫

札設制度謂五禮制度有當設造宜加諸卜者故國有禮如卜立君卜大封之等官有御如卜師開龜華氏共契之等其方卜也觀事之大小則命龜貞龜各有其職其既卜也則君占體大夫占色之等各有其序也聖語周密驟而言四靈為疑其恍象也故舉四物以明之言龜使人情不失為疑其過夸也故舉先王以信之傳所謂辭煩而不殺者正也朱子謂聖言盛水不漏者此也石梁王氏好作狂勃且云何所無

䖍夫周官爾雅䖍有六屬十等彼稱𤢬所皆䖍是指何䖍乎謾矣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

坡謂斯言要矣二帝三王之所以異於後世者達與不達而已盖制禮非難達而行之使下信其有常之為難使下信之已難而人君躬行於上使下則以自治事以自顯之尤難此先王之患也

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

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註曰此所以達禮於下也宗宗人也瞽樂人也侑四輔也　疏曰天子祭帝於郊以行臣禮是欲使嚴上之禮達於下天高在上故云定天位祀社欲使報本之禮達於下也地出財故云列地利王在宗廟以子禮事尸是欲使仁義之教達於下也　坡謂山澤通

氣往来屈伸之最著者故以鬼神言之其實郊社諸祀皆是儐鬼神也事及時當行之事也上文因法無常而推其有常故先言殺以降命而後及聖人之治政此則詳聖人本情作則之事而後及其達禮於下以示民有常也宗祝在廟八句則又申明人君立於無過之地以為達禮之本猶大程子所云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

之意一也心無爲以守至正者猶伊川程子云人主
日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宫妾之時少則心
無非僻之干所謂無爲也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
性所謂守至正也非謂瞑目端坐如釋子入定然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
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
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
疏曰前有山川興作此不言者法則之事包之也

集說曰承上文而言百神受職謂風雨節寒暑時而無咎徵也百貨可極謂地不愛寶物無遺利也孝慈服謂天下皆知服行孝慈之道也正法則謂當行之禮各有分限無敢愆忘也聖人精意感格其效如此由此觀之則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皆義之修飭而禮之府藏也　坡謂聖人作則則政治矣此言天人和同則君安矣以盡上文治政安君之義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

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坡謂太一即太極也無加曰極無對曰一天地者其廣大也陰陽者吉凶異道也四時者變而從宜也鬼神者郊社廟祀也崇卑曰分旋生曰轉因時曰變昭著不揜曰列熊氏云分轉變列皆本於太一可見先王之禮降下於人而謂之命令使人遵守者乃主宰於天也豈私意為之乎此禮之體也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

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坡謂此言人之用禮也夫天專言之則道本於天者根於天理也禮卑如地踐履宜謹細故曰動而之地也列而之事者吉則列陽之事凶則列陰之事也變而從時如朝覲因時而舉礿祀蒸嘗隨時而行者分藝分限常業也地利者社之分藝仁義者祖廟之分藝殺以降命即協於分藝也居人曰養治之使生養

遂也冠昏八者禮之宜然而行之必有貨財之資筋力之強辭讓之節飲食之品皆非有養不可所謂物畜然後有禮也上文聖人以天地為本至五行為質此文承之反復申明以起禮義為人之大端以見禮義為器之至急也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

以已也故壊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集說曰肌膚之總會筋骨之聯束非不固也然無禮以維飭之則惰慢傾側之容見矣故必禮以固之也養生送死事鬼神其事多端皆賴禮以行之故亦曰大端竇孔穴之可出入者由於禮義則通達不由禮義則窒塞故以竇譬之惟聖人知禮之關係於身心幽明天人之切故以身體之為齊家治國之本彼敗國之君喪家之主亡身之夫皆以先去其禮之故也

此所謂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也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集說曰人以禮而成德如酒以麴糵而成味君子厚於禮故為君子小人薄於禮故為小人亦如酒之有醇醨也　坡謂此二節明禮義以為器也

故聖人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熊氏曰義者宜也人所持以治事故曰柄禮者節也人循之以處事則條理不紊故曰序聖人講明之以治人情期合乎宜中乎節也　坡謂其治目之詳則上文之修十義講信修睦尚慈讓去争奪之事也修舉其節文使人習而守之則情不蕩熾猶以耒耜耕田使不蕪穢也開陳其義使人心知正路由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如降之嘉種而非稂莠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與之講去其非而趨是猶農之耨以去

草存苗也人人具此生理漸之摩之使淪肌浹髓各復其性如五穀之生意充足故曰本仁以聚之詠歌舞蹈使食味別聲被色之倫蕩滌其欲惡之邪心而涵泳於太和是播樂以安之也凡此數句文承治人情之後當求其意義之合而陳氏所引劉解虛張勦說不顧其承似失之也自此至民無凶饑妖孽之疾皆人情以為田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

可以義起也

集說曰實者定制也禮者義之定制義者禮之權度一定不易義隨時制宜故協合於義而合當為者則雖先王未有此禮可酌之於義而創為之禮焉

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義講於仁得之者強

熊氏曰處事有輕重以義為分限仁愛有親疎以義為品節苟協合乎處事之宜講明乎仁愛之等得之於已而物不能奪故強

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坡謂義以節仁耳仁則義之本也生理周流順之體也得之於已是天爵之貴何尊如之此因上文禮義仁所以為治人情之始中終而推本言之也若講學不過使之知斯而弗去播樂不過使之樂斯而暢茂條達耳非有加也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

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

集說曰此反譬以申明前段聖人治情之事有始有卒其序不可紊而功不可缺如此

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

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熊氏曰此言治情之極功也安之以樂是聖人方去安之順則人皆得所安而安之之功成矣故以人身之肥譬之肥者如心廣體胖之謂推而至於天下國家之肥則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之事也故謂之大順治至於大順猶韓子所云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者故曰所以養生送

死事鬼神之常也　陳氏曰大臣法不倍也小臣廉不竊也以德為車由仁義行也以樂為御動無不和也以禮相與朝聘以時也以法相序上不偪下下不僭上也以信相考久要不忘也以睦相守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也肥者充盛而無不足之意

坡謂至此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義修矣講信修睦人利普矣爭奪相殺人害去矣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

者非意之也嗚呼盛哉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

坡謂大積緫至而積疊也苑屈結不通也細行條分縷析之行也幽深者勢易隔而行之通達茂密者勢易雜而剖之分明此所以大積而不苑也連而不相及故並行而不繆也動而不相害故細行而不失也

此皆大臣不倍小臣不竊法有常而禮有列士事其事之所致也夫政不正則君位危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因於大順之後追結以明之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

註曰豐殺謂天子及士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所以拱持其情合安其危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

註曰小洲曰渚廣平曰原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使各安其所居不易其利勞敝之也民失其業則窮窮則濫

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

註曰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爲梁春獻鱉蜃秋獻龜魚也用火謂司爟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用金謂丱人以時取金玉錫石也用木謂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

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徳

註曰謂媒氏令男三十而取女二十而嫁司士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禄也

用民必順

註曰不奪農時

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

註曰言大順之時陰陽和也昆蟲之災螟螽之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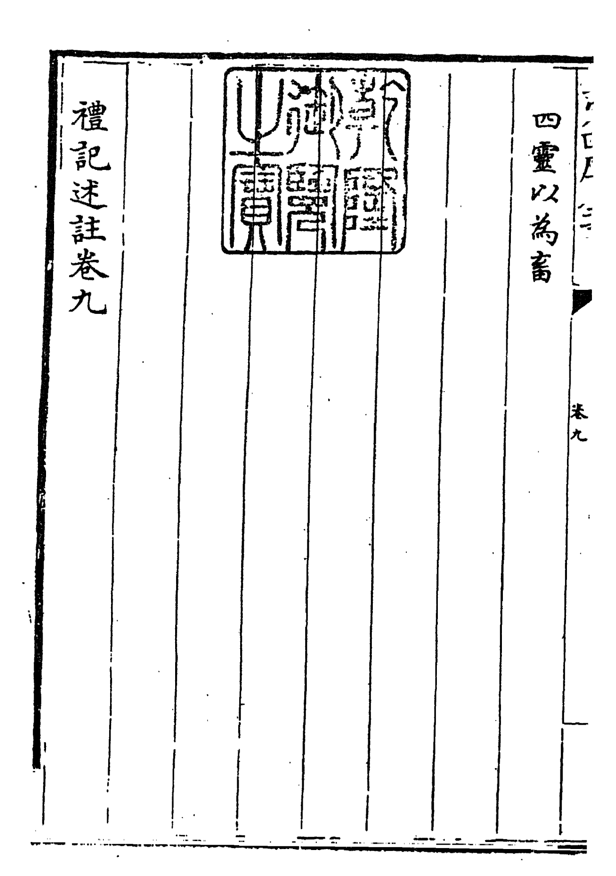
坡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之等禮之不得同也

謂之借謂之脅之等是應少不可求多也天子有田諸侯有國大夫有采之等是應多不可殺少也聖王所以順者廣此順於天下也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亦不必其同也用水火金木以資人之飲食必時合男女必當年頒爵位必當德曰時曰當亦不豐也不殺也夫由飲食男女稽之人情本之天道聖人作則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其成效極致不過使飲食男女各當其分各得其欲各去其惡而已

切近精實二帝行此大公無我神而化之是謂大同三王謹此禮義為紀不愆不忘謂之小康皆可志而逮也老氏緯書何嘗有一言近似若漢儒能為此者是亦聖人矣讀者詳之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註曰膏猶甘也器謂若銀甕丹甑也馬圖龍馬負圖而出也椒聚草也　疏曰山車自然之車可俯闚者不猶狘　熊氏曰天不愛道百神受職也地不愛寶百貨可極也人不愛情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也三才既已協應又有膏露之類祥瑞之駢臻是豈無故而然修禮者是以禮為人情防範達義者有使民宜之意體信是反身而誠自治其情也達順即達天下之情而家國天下無不肥此順之實迹也　坡謂此言



四靈以為畜

禮記述註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述註卷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黄臣鵠

禮記述註卷十

安溪　李光坡　撰

禮器第十

疏曰鄭目録云名為禮器者以其記禮使人成器之義也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

坡謂禮器即前篇禮義以為器也内可誠心外可誠

身故能大備其成人之行大備則德盛矣

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

熊氏曰禮有恭敬辭讓之體能消釋回邪之心增益資質之美禮有節文度數之詳而措諸身則正施諸事則達　坡謂此言禮之可為器也

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栢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坡謂其在人也言禮之在人也有節文度數之詳可

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堅忍於外如竹箭之有筠也箭篠也筠竹外青皮有恭敬辭讓之體貞固於內如松栢之有心也如此則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所搖奪亦猶松竹二者居於天下比衆物最得氣之本也故貫四時不改柯易葉端本也貫經也柯枝也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集說曰君子之人惟其有此禮也故外人之疎遠者

無不諧協內人之親近者無所怨憾人歸其仁神歆其德也　坡謂此猶夫子告顏子以天下歸仁仲弓邦家無怨之意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坡謂承上言君子有禮如竹箭有筠松栢有心者原於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熊氏曰本者何忠信是也實理貫徹而後制為節文也文者何義理是也隨

所節文皆得理合宜而後斐然成章也使無本則真意不立無文則鄙俚難行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

疏曰此以下廣說義理為文之事也仰合天時即依於四時豐儉隨時也所設用物為禮各是其土地之物也　坡謂理萬物者條理萬物使各當於用

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

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疏曰天時有生若春韭夏麥是也地理有宜如高黍下稻是也物曲有利謂萬物委曲各有所利如麴蘖利為酒醴絲竹利為琴瑟之類也天不生謂非時之物若寒瓜夏橘之屬地不養若山之魚鼈澤之鹿豕也君子不以為禮此是不合人心也鬼神弗饗此是不順鬼神也　坡謂人官有能如離婁之明此目官

之能也師曠之聽此耳官之能也之類物曲有利所
謂理萬物者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
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
上之制禮也節矣
註曰殺謂穀不熟也匡猶恐也　疏曰上之制禮也
節矣合結地財天時也廣狹隨地而賦豐凶逐時而
斂衆之不恐並由君上制禮有節故也　坡謂此所

舉定國之數謂天之所生地之所有人之所能物之所利以為行禮經常之法也熊氏曰天子諸侯卿大夫地有廣狹故禮之倫類不同地廣禮備地狹禮殺此因地利也年豐禮厚年凶禮薄見順天時

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

集說曰時者天之所為故為大堯舜湯武之事不同者各隨其時耳聖王受命得天下必定一代之禮制

或因或革各隨時宜故云時為大也順體宜稱四者下文析之詩文王有聲之篇革急也猶謀也聿惟也言文王之作豐芑初非急於成已之謀惟欲追先人之事而致其方來之孝耳亦時也　坡謂時為大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上焉者雖善無徵下焉者雖善不尊皆非時也承上文制禮得節遂言帝王代興制

禮先後之義

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

集說曰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天地宗廟父子君臣四者乃自然之序故曰倫也倫不可紊故順次之

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

坡謂鬼神凡羣小祀及秩在祀典者皆是體猶負荷與為一體之意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我主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有箇相關處此體之謂也故曰神不歆非類以非其體也若以輕重隆殺為解此自在下文義與稱中不在

此也

喪祭之用賔客之交義也

集説曰既於義不得不然必湏隨事合宜故曰宜次之

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

諸侯以龜為寳以圭為瑞家不寳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註曰此指謂助祭者耳而云百官喻衆也　疏曰士

用特牲大夫用少牢皆以成牲不用羔豚此羔豚則無田之大夫士薦羔豚也無田則無臣助祭故云百官喻衆也諸侯有保土之重宜須占詳吉凶故得以龜為寶天子得天之物謂之瑞諸侯受封天子與之玉亦謂為瑞也兩邊築闍為基基上起屋曰臺門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為臺門　熊氏曰此之謂稱是稱其事之大小也言有稱是稱其分之尊卑也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

疏曰從此以下更廣明為稱之事一廟者據下士若

適士則二廟也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

疏曰謂天子朔食也天子庶羞百二十品籩豆各六

十令云二十六者說堂上數也

諸公十有六

疏曰上公也更相朝時堂上之豆數

諸侯十有二

疏曰侯伯子男也亦相朝時堂上之豆數

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疏曰皆謂主國食使臣堂上之豆數

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

集說曰介副也上介一人餘為衆介牢太牢也謂諸侯朝天子時天子以太牢之禮賜之周禮公九介九牢侯伯七子男五今言七舉中以言之也大夫五介五牢者諸侯之大夫為君使而來各降其君二等此

五介五牢謂侯伯之卿亦舉中言之也

天子之席五重

疏曰熊氏云天子祫祭席五重禘則宜四重也時祭三重司几筵職是也受神酢席亦然大朝覲大享食封國命諸侯皆然

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

集說曰諸侯席三重者謂相朝時賓主皆然也三重則四席皇氏云謂蒲莞筵三上加繅席一再重則三

席

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為貴也

註曰以此差之上公四重　疏曰天子五重謂抗木與茵也致茵於椁下所以藉棺茵者用淺色緇布夾為之將茅秀及香草著其中如今有絮縟也而縮二横三每為一重　坡謂下棺之後先加折於壙上折猶屐也方鑿連木為之蓋如床縮者三横者五乃加

抗席三覆之乃加抗木横三縮二此為一重如是者五則為五重疏謂抗木之上乃加抗席似少失故本儀禮原本正之

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

集説曰介所以佐賓天子以天下為家無為賓之義故無介也特獨也

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

集說曰天子祭天惟用一牛若廵守而過諸侯之境則諸侯奉膳亦止一牛其尊君之禮亦如君之尊天也諸侯相朝享禮畢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賔不用籩豆之薦者以其主於相接以芬芳之德不在殽味也大夫出使行聘享禮畢主國禮之酌以酒而又有脯醢之薦此見少者貴而多者賤也

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

疏曰特牲有九飯少牢十一飯鄭云諸侯十三飯天

子十五飯此云一食再食與彼不同此據食畢更加飯告飽之數也　集説曰食餐也位尊者德盛其飽以德不在於食味故每一餐輒告飽須御食者勸侑乃又餐故云一食也諸侯則再餐而告飽大夫士則三餐而告飽皆待勸侑則再食食力自食其力之人農工商賈庶人之屬也無德不仕無祿代耕禮不下庶人故無食數飽即自止也

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

集說曰殷世尚質其祭天所乘之車木質而已無别雕飾謂之大路繁馬腹帶也纓鞅也在馬膺前染絲而織以為罽五色一匝曰就就猶成也繁與纓皆以此罽為之車樸素故馬亦少飾也大路之下有先路次路次路殷之第三路也供卑雜之用故就數多郊特牲云次路五就此葢誤為七就

圭璋特

集說曰圭璋形制見考工記諸侯朝王以圭朝后則

執璋玉之貴者不以他物儷之故謂之特言獨用之也周禮小行人掌合六幣圭以馬二王後享王者璋以皮二王後享后者然皮與馬皆不升堂惟圭璋特升於堂亦特之義也

琥璜爵

集說曰琥為虎之形璜則半環之形也此二玉下於圭璋不可專達故附爵乃通葢天子享諸侯及諸侯自相享至酬酒時則以幣將送酬爵又有琥璜之玉

以將幣故云琥璜爵也

鬼神之祭單席

集說曰鬼神異於人不假多重以為溫暖也

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

集說曰君視朝之時於大夫則特揖之謂每人一揖也旅衆也士卑無問人數多少君一揖而已

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

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内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

註曰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　疏曰特牲云主人獻尸用角佐食洗散以獻尸是尊者小卑者大按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亡不具也特牲主人獻尸用角者下大夫也特牲少牢禮尸入舉奠觶是尊者舉觶特

牲主人受尸酢受角飲者是卑者舉角此是士禮耳天子諸侯祭禮亡五獻子男之享禮也凡王享臣及其自相享行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故知五獻是子男列尊之法門外缶者缶尊名盛酒在門外壺亦尊也盛酒在門内君尊子男之尊也子男用瓦甒為尊不云内外則陳之在堂人君面尊而專惠也其壺缶但飲諸臣小尊近君大尊在門是以小為貴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又大於壺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

集說曰九尺以下之數皆謂堂上高於堂下也考工記堂崇三尺是殷制此周制耳臺門見前章

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為貴也

集說曰封土為壇初則燔柴於太壇燔柴訖於壇下掃地而設正祭至敬無文也禁與棜皆承酒樽之器

木為之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為飾刻其足為褰帷之形棜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亦畫青雲氣菱苕華為飾也棜是轝名禁者因為酒戒也天子諸侯之尊廢禁者廢去其禁而不用也大夫士棜禁者謂大夫用棜士用禁也棜一名斯禁見鄉飲酒禮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

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

疏曰諸侯雖九章七章以下其中有黼也孤絺冕而下其中有黻故特舉黼黻而言耳詩采菽云玄袞及黼是特言黼終南云黻衣繡裳是特言黻也　集說曰龍袞畫龍於袞衣也白與黑謂之黼黼如斧形刺之於裳黑與青謂之黻其狀兩已相背亦刺於裳也纁赤色冕祭服之冠也上玄下纁前後有旒前低一寸二分以其畧俛而謂之冕冕晃同而服異一袞冕二

鷩冕三毳冕四絺冕五玄冕各以服之異而名之耳冕之制雖同而旒有多少朱綠藻者以朱綠二色之絲為繩也以此繩貫玉而垂於冕以為旒周用五采此言朱綠或是前代之制十有二旒者天子之冕前後各十二旒每旒十二玉玉之色以朱白蒼黃玄為次自上而下徧則又從朱起袞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此數雖不同然皆每旒十二玉繅玉五采也此皆周時天子之制諸侯九

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亦非周制周家旒數隨

命數

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為貴也

集說曰敬之至者不以文為美如祭天而服黒羔裘亦是尚質素之意折旋揖讓之禮容所以施於外賔見父之族黨自當以質素為禮不為容也大圭天子所搢者長三尺不琢不為鐫刻文理也大羹大古之

羹也肉汁無鹽梅之和後王存古禮故設之亦尚玄酒之意大路殷祭天之車樸素無飾以蒲越為席犧尊刻為犧牛之形讀為娑音者謂畫為鳳羽娑娑然也此尊以麤疏之布為覆罪椫白木之有文理者杓沃盥之具也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集說曰引孔子語證上諸事也省察也不同謂或高

下大小文素之異而各有當然之則豐則踰殺則不
及惟稱之為善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
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
註曰詡猶普也徧也　坡謂以多為貴者皆是設儀
辨等備物盡文之事以其用心於物故曰外也發揚
其德則所理者大普徧萬物則及物者博自天子至
大夫士德厚者備禮德薄者降殺則得不以多為貴

乎樂其發者德之厚薄其發也不揜故也此君子或施德者或觀德者皆是

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内心也德産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愼其獨也

疏曰産生也致密也言德生於萬物深密惟精惟微無所遺忘者也　坡謂以少為貴者皆是事神敬上盡誠致樸之事以其用心於内故曰内也天地生物

王公育民其生生之德綿密周致無所於雜而精不見其迹而微蓋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矣則天下有何物可以稱其德而報之得不以少為貴乎愼其獨者誠其意也此君子或制禮者或行禮者皆是

古之聖人内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

集說曰尊如中庸尊德性之尊恭敬奉持之意也尊其在内之誠敬故少物亦足以為貴樂其在外之儀

物必多物乃可以為美宜少者不可多宜多者不可寡或稱其内或稱其外也　坡謂自禮有以多為貴者至此推説高下大小文素得理合宜所當然之事與其所以然之故以盡義理為文之意而忠信為質隱然自見於言中矣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

疏曰此一節説禮即須稱中則得禮僣則盜竊君子謂大夫以上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及卒哭祔用大牢

故謂之禮士常祭特豚遣奠卒哭祔用少牢若用大
牢則是盜竊然不直言士而言匹士者士賤不得特
使為介乃行故謂匹也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為濫矣
集說曰管仲齊大夫鏤簋謂刻而飾之大夫刻為龜
耳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紘冕之繫以組為之自
頷下屈而上屬於兩旁之笄垂餘為纓天子朱諸侯
青大夫士緇山節刻山於柱頭之斗拱也藻水草也

藻梲畫藻於梲上之短柱也此天子廟飾註云濫亦盜竊也䟽云奢而犯禮是不稱之人也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

集說曰晏平仲亦齊大夫大夫祭用少牢不合用豚周人貴肩肩在俎不在豆此但喻其極小謂併豚兩肩亦不足以揜豆故假豆言之耳上言先王制禮不豐不殺此舉管晏行禮之失以為戒管仲豐而不稱

晏子殺而不稱者也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愼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

註曰言二大夫皆非也紀絲縷之數有紀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註曰我我知禮者也　疏曰此孔子述知禮之人自稱戰克祭受福之事而解之非孔子自我也得道者不多不少隨而稱當也祇為二大夫之不稱也

君子曰祭祀不祈

註曰祈求也祭祀不為求福也詩云自求多福福由已耳　疏曰趙商問周禮設六祈禱禳而祭無不祈敢問禮記何義也鄭答云祭祀常禮以序孝敬之心當專一其志而已禱祈有為言之主於求福豈禮之常也　坡謂註言至矣恐人因祭則受福之言必誤為福可以祭求者故以此正之下文不麑蚤五者皆是有祈而然故君子不為也

不麑蚕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註曰麑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為快也齊人所

善曰麑不樂葆大謂器幣也葆之言褒也嘉事之祭

禮宜告見於先祖耳不善之而祭　疏曰嘉事冠昏

也郊牛繭栗宗廟角握社稷尺各有所宜不必須並

及肥大也薦祭品味宜有其定不以多為美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

集說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魯閔公僖公俱莊公

子閔適而少僖庶而大莊死而立閔為君僖時為臣閔死乃立僖為君僖死子文公立二年八月祫祭大廟夏父弗綦為宗伯典禮以閔置僖下是臣居君上逆亂尊卑不可之大者時人以文仲為知禮孔子以其為大夫而不能止逆祀之失豈得為知禮乎

燔柴於奥夫奥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註曰奥當為爨字之誤也或作竈　集說曰此亦言臧文仲不能正失禮之事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有大火之次故祭火神則燔柴也今弗綦為禮官謂
爨神是火神遂燔柴祭之是失禮矣禮祭至尸食竟
而祭爨神宗婦祭饎爨烹者祭饔爨其神則先炊也
故謂之老婦惟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若此何得
燔柴祭之也　坡謂見非禮祭祀而不敢據義以正
之者皆有畏禍福之心故也故引夫子譏文仲二事
以明不當祈之意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

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

註曰猶體若人身體　疏曰大謂大及多也小謂小及少也顯謂高及文也微謂素及下也不可損不可益不可揜不可大者各隨其體而設禮不得不當也

朱子曰禮儀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

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目　坡謂上文言禮之為器詳矣此乃推言其大備之藴也設之當非他亦曰稱而已其致一者要歸於當也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

集說曰誠實也若語辭謂以少者小者下者素者為貴是内心之敬無不實者以多者大者高者文者為貴美而有文是外心之實也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摲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

註曰直而行謂若始死哭踊無節也曲而殺謂若父在為母期也經而等謂若天子以下至士庶人為父母三年討猶去也謂若天子以十二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為節也摲之言芟也謂芟殺有所與也若祭者貴賤皆有所得不使虛也推而進謂若王者

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放而文謂若天子之服服日月以至黼黻放而不致謂若諸侯自山龍以下順而摭謂若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　疏曰撕而播是芟上貴之分以布徧於下也放法也摭猶拾取也謂若君沐粱士亦用粱士卑不嫌是拾君之禮而用之也坡謂直而行三者皆君父之大所謂竭情盡慎內心之誠也順而討三者則設儀施惠及下之等故次之放而文三者則服食之差故又次之此六者皆美

而文外心之誠也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註曰由用也素尚白青尚黒者也言所尚雖異禮則

相因耳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疏曰此一節廣明三代損益

不同　朱子曰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

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

間而已　坡謂夏造殷因者言或素或青夏創造於

前殷因而損益之耳疏說云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

註曰言此亦周所因於殷也武當為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為也孝子就養無方　集說曰亦然亦如殷之禮也禮同本於道之同故云其道一也

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

集說曰夏之禮尸當飲食則暫坐若不飲食則惟立

以俟祭事之終也殷坐尸者此殷因夏之有立尸而

損其不坐之禮益爲恒坐之法也

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

註曰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合錢飲酒

爲醵旅酬相酌似之也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國

醵　疏曰殷但坐尸未有旅酬之禮周又因殷而益

之也旅酬六尸謂祫祭時大祫多主惟云六尸者先

儒與王肅並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

註曰近人情者褻而遠之者敬郊祭天也大饗祫祭先王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也爓沈肉於湯也血腥爓孰遠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祀孰而已　疏曰近者為褻遠者為敬其事非一今此先從鬼神之事而說也　坡謂輕率廹切無耐久積慎之意此人情也故禮有近此者必非其

至如郊與大饗三獻正祭之時並有血腥爓孰然郊則先設血後設腥與爓孰至大享血腥同時俱薦比郊禮為慤而褻矣三獻血腥與爓一時同薦一獻唯有薦孰無血腥爓漸次簡略近于人情矣自此至可述而多學正言君子行禮耐久積慎以致其情以反禮始以申上文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之意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

已蹙

疏曰非作而致其情者非是私自專輙徒起而致其

已情也　集說曰上公之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

人此舉中言之兩君相見必有介副之人以伸賔主

之情不如此則大愿慤而無禮之文矣三辭三讓者

賔初至大門外交擯之時有三辭之禮及入大門主

君每門一讓則賔一辭凡三辭三讓而後至廟中也

不如此則大廹蹙而無禮之容矣　坡謂有由始者

即下反本脩古不忘其初之意始即初也

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宫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

集說曰此因上章言兩君相見之禮漸次而進故言祭祀之禮亦有漸次由卑以達尊者魯人郊祀必先有事頖宫者魯無后稷之廟今將祭天而於頖宫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惡池并州川之小者河之

從祀也配林林名泰山之從祀也帝牛必在滌三月繫繫牲於牢也七日戒散齊也三日宿致齊也敬慎之至如此故以積漸為之何敢廹蹙而行之乎

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

疏曰禮既不可卒廹故賔主相見有擯相詔告也温謂承藉凡玉以物緼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以自承藉　坡謂禮有擯詔跬步必慎如樂工之有相然温藉之極也學者以子入大廟每事問及縣子譏

子游之汰並而觀之則尊節自謹而温藉之義當自省之矣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

集說曰禮者反復本然之心脩舉上古渾樸之意二者皆謂之不忘其初擗踊哭泣不待詔告以其發於本心之自然也朝廷養老尊賢之事必作樂以樂之亦以愜其本心之願望也此二者是反本之事　坡

謂反本則愛脩古則敬愛敬之心纒綿不忘則竭情盡慎自不容已所謂始也

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

集說曰醴酒之美用矣而列尊在玄酒之下今世割刀之利便於用矣而宗廟中乃不用割刀而用古之鸞刀下莞上簟可以安矣而設稾鞂之粗者為郊祀之席此三者是脩古之事鸞鈴也刀環有鈴故名鸞

刀割肉欲中其音節郊特牲云聲和而後斷也莞蒲之細者可為席簞竹席也稾鞂除去穀之稈也鞂與禹貢秸字同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註曰主謂本與古也述而多學以本與古求之而已

君子曰無節於内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坡謂上言上之制禮也節是禮者所以節百物也故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何也不由禮故無節於內是以欲察物而弗得也因天因地體乎神人作之為事出之為言以禮節之則敬且信故曰禮者物理之極致也自此至天下大治正言君子節禮發揚詡物以申上文美而文而誠若之意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

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

坡謂此節推明合於天時設於地財也因其財物謂天所生地所養致其義謂合之設之作大事必順天時如月令一書皆是為朝夕必放日月如郊風一篇皆是此二句明合於天時也為高為下如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皆是此二句明設於地財也天時雨澤如月令所言時雨將降天地和同之等君子達亹亹如命布農事命司空循行之等舉此一端以見其合

則其餘所合與設於地財皆無不致其義矣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註曰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岳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饗帝于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鳳凰

降龜龍假者功成而太平陰陽氣和而致象物風雨節寒暑時者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　坡謂聚衆而誓如大司徒州長黨正諸官屬民讀法以攷其德以糾其惡者是因天事天地上之圜丘是因地事地澤中之方丘是此節推明順於鬼神合於人心也葢道德賢能人心之所愛也尚之尊之任之舉之則合於人心矣因天事天至寒暑時言順鬼神而鬼神順也因之所以順之也此言合人心

在順鬼神前者則疏云鬼神是有德者既合於人心

故得順於鬼神得之矣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疏曰此謂諸侯時祭所用之禮故罍尊夫人所酌也

若天子之祭則罍尊在堂下　集說曰天道以陰陽

肇禮樂是為至教聖人以禮樂法陰陽是謂至德罍尊夏后氏之尊也犧尊周尊也縣鼓大應鼓小設禮樂之器一以西為上故犧尊縣鼓皆在西而罍尊與應鼓皆在東也君在阼人君尊東也天子諸侯皆有左右房此夫人在西房也君在東而西酌犧象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夫人在西而東酌罍尊象月出西方而東行也此禮交動乎堂上也縣鼓應鼓相應乎堂上是樂交應乎下也夫禮之恭遜樂之肅雍和也

而交動交應則和之至也　坡謂自此至禮其本也
數節因上天地之祭遂及宗廟之事其中父子之道
君臣之義社稷山川鬼神之祭喪祭賔客之用所謂
倫也體也義也一貫而迭陳之以結禮之大備以終
外諧而內無怨人無不懐仁鬼神饗德之意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
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
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

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集説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禮主於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王者功成治定然後作樂以文德定天下者樂文德之成以武功定天下者樂武功之成非泛然為之也節事為人事之儀則也道志宣其湮鬱也世治則禮序而樂和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故觀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衛大夫名瑗言君子之心明睿洞達觀器用則知工之巧拙觀人之發動舉

措則知其人之知愚豈有觀禮樂而不知治亂乎禮樂者與人交接之具君子致謹於此以其所關者大也故曰葢古有是言而記者稱之耳　坡謂此因禮樂為聖人之至德而推本言之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

註曰納牲於庭時也當用幣告神而殺牲親制祭謂朝事薦血膋時所制者制肝洗於鬱鬯以祭於室及

主親割謂進牲孰體時　䟽曰侯伯子男之君朝踐君不獻故夫人薦盎薦孰時君親割牲體於時君亦不獻故夫人薦酒

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

集說曰洞洞敬之表裏無間也屬屬誠實無偽也勿勿勉勉不已也命婦卿大夫之妻也

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羮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

蓋道求而未之得也

疏曰詔告也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故云納牲詔於庭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故云血毛詔於室羹肉汁也定孰肉也煮之既熟將迎尸入室乃先以俎盛羹及定而告神於堂此是薦熟未食之前也道言也此三詔者各有其位盖言求神而未得也

設祭於堂為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集說曰設祭於堂者謂薦腥爓之時設此所薦饌在

於堂祊祭之明日繹祭也廟門謂之祊設祭在廟門外之西旁故因名為祊也記者又引古語云於彼乎於此乎言不知神於彼饗之乎於此饗之乎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

疏曰案周禮司服職玄冕一章祭羣小祀故知一獻當之絺冕三章祭社稷五祀故知三獻當之毳冕五章祭四望山川故知五獻當之鷩冕七章享先公故知七獻當之　集說曰祭羣小祀則一獻其禮質略

祭社稷五祀三獻其神稍尊故有文飾五獻祭四望山川之禮也察者顯盛詳著之貌祭先公之廟則七獻禮重心肅洋洋乎其如在之神也

大饗其王事與

註曰謂祫祭先王　疏曰以有三牲魚腊則非祭天以内金和庭實又非享賓享賓時無此庭實故也知非朝而貢者以朝而貢物不名大饗故知是祫也

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

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葢重禮也

疏曰三牲魚腊此饌諸侯所獻故云九州之美味也內金先設金也以為庭實示其和柔也以金能從革故也朝而行享之時以束帛加璧於上尊德也君子於玉比德焉陳列之序龜獨在前先其有知也金次

龜後以金能照物露見其情其餘謂九州之外也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大司樂大饗諸侯侯出入奏肆夏此是助祭之後無筭爵禮畢客醉而出宜奏陔夏故註云肆夏當為陔夏　坡謂此所陳物皆言物性物材獨金示和以為示諸侯之親附然則他物誰非諸侯之親附而貢也見情為見同欲之情尤非理當觀次之是次於龜也龜列前貴其能知來物則金次之乃貴其能照物也

註解明矣衆財衆人共用之財所謂用物也與衆共財示不賤用物也逺物異物也不以為常示不貴異物也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賔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集說曰祭天之禮簡素至敬無文所以為敬之至仁之實事親是也事亡如事存所以為仁之至附於身

附於棺皆必誠必信所以為忠之至斂之衣服葬之器具皆全備無缺莫非愛親之誠心故亦曰仁之至朝聘燕享幣有常用故幣帛篚筐將其厚意義之至也此仁與義之為道皆可於行禮之際觀之故曰禮其本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

註曰道猶由也從也　疏曰忠信之人心致忠誠言

又信實質素為本不有雜行故可以學禮也 坡謂章首言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篇内言文詳矣此乃推其本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註曰大旅祭五帝也饗帝祭天 疏曰大饗仍是去人不遠五帝天與人道隔其禮轉難大旅是有故而

祭其禮簡略不如饗帝正祭之備　坡謂詩以道性情性情實心也誦詩三百則深於詩矣温柔敦厚宜若有忠信然也屢言不足者蓋自近及遠自人及天非仁孝之至其誠不隔不足以溯厥初生民之先非夙夜畏威庶無罪悔不足以盡上帝居歆之意是必忠信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乃能之故曰毋輕議禮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

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

集說曰逮及也闇昧爽以前也偏任為跛依物為倚

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疏曰室事謂正祭之時事尸於室也外人將饌至户内人於户受之設於尸前相交承接在乎户也正祭之後儐尸於堂故謂之堂事此時堂下之人送饌至

階堂上人即階受取是交乎階也質正也夫子言其知禮者以禮從宜寧可禮略而敬不可禮煩而怠也坡謂舉子路之事以見足以一獻者

禮記述註卷十